

我一直记得童年时秋天田野里的蓝天。空气里弥漫着金黄色的稻草的香味，甜甜的，淡淡的。蓝天下一片片敞开着的明镜的小池塘映照着天光云影。春天，我伸出手在凉快的水里捞蝌蚪。看它们黑色的音符一样的小身体，在装水果的广口玻璃瓶里欢快而自由地游过来游过去。渐渐有了细小的后腿，尾巴越来越短了。我把它们再放回池塘里，看它们那么快乐地回到自己的家里。蓝天上有棉絮一样的白云，从我童年的头顶舒展悠然地好像一动不动地飘过去。有阳光的天空那么灿烂。头上的那片天空，自然也有狂风暴雨的肆虐，雷电交加的轰鸣，还有大雪纷飞的严寒。但那片蓝天却一直在我的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片蓝天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心里的那片蓝天，追随了我一生。

我是一个长子。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长子，一个天天闻着机油气味，看着母亲在石碱水里洗着帆布工作服长大的长子。那时的冬天很冷很冷。朝北的玻璃窗上结着薄薄的花纹美丽得让童心遐想不已的一层冰霜。我和三个弟弟睡在地铺上，盖着薄薄的被子，身子挤在一起，听着北风的呼啸，用体温取暖进入梦乡。早晨可以看见幽幽的蓝光均匀地透进寒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考进技校，早日工作，为父母分挑家庭的重担，让弟弟妹妹过上“好”的日子。虽然什么是好的日子，我也不太知道。每当大家庭里有过不去的时刻，当家的堤坝面临滔天的洪水，面临堤坝缺口倾覆的时刻，我都会身不由己用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有一年，母亲病重住院，父亲隔离审查，在家的三个弟妹有一个要去安徽插队……从未料理过家务的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地扛着。后来，弟弟送走了，父亲出来了，母亲病也好了。两个囤钉的一厘米深的脓疮，我自己用手和棉花把脓头从腿里挤拉出来，然后，在医务室涂点红药水。天天上班，没有请过一天假。我从未埋怨过。因为我是长子。是穷人家的长子。既然你是长子，你有什么可埋怨的？你向谁去埋怨？向谁去倾诉？你必须默默地去承受，去担当。这是你的宿命。我年轻时

卢塞恩称得上是最欧洲、最瑞士的小城，卢塞恩湖因她而得名，她也因卢塞恩湖而越加妩媚动人。

此刻我正斜倚在小城湖畔面对卡贝尔桥的长椅上。隔湖相望的是朦胧的远山，湖面上雾霭氤氲，一群海鸟自由自在地来回飞翔；湖岸边有成片的露天咖啡馆，不少异国情侣对坐着品尝咖啡美酒；遮掩在教堂塔楼背后的是小城的长街古巷，络绎不绝的过客在店铺里用心选购商品……但我拒绝了这些诱惑，宁愿独坐在长椅上，静静地享受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湖光山色。

湖水平缓地流淌着，一阵风儿拂过，水面上荡起层层涟漪，横亘湖面的卡贝尔桥栏上垂悬的鲜花微微摆动，湖岸边染成金黄色的椴树也飒飒作响，迷人的落叶很快铺满了鹅卵石的路面。

我的视线又从湖面移到了岸边：几只天鹅参差站在临湖的石阶上，用长喙细细地梳理它们洁白的羽毛，其间又舒展几下翅膀，将缀在羽毛上的水珠摇落；不安分的鸽子却迈着碎步，摇摇摆摆行走在街边树下。

这时，卡贝尔桥上来了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一

仅有的几次哭泣，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对

着上下班经过的田野让咸的泪水悄然无声地淌下。然后，擦干，继续行路……

很多年后，我看信赏千惠子、高仓健主演的影片《远山的呼唤》。男主角田岛耕作和女主人公的儿子，可爱的风见武志躺在黑暗的草棚下，面对小男孩的追问，平静地告诉他，一个男人一生要忍着的事情多着呢。我听了，心一动。我想，我很年轻时候就知道了，一个男人该有怎样的肩膀，该去做什么，怎么做了。我读了身边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它们让我心里的蓝天总是那样的高远广阔。

生日晚宴上，六十岁的妹妹流着眼泪对我说，大阿哥，谢谢你！一路走来，是你照顾我们母女俩，从心里感谢。真不敢相信大哥都七十岁了！归途中，弟弟也发来了微信，大哥，万分感激一生有你，来生愿意再做您的兄弟。几年前，妹妹也对我说过“来生再做”。作为长子，就凭“来生再做”四个字，所有的苦都不是苦了。

七十岁了，感谢家人一路同行，感谢和我一起成长的弟弟妹妹。感谢所有在我生活里出现过的人们。六十岁后进入我生活的外孙，更是让我感到了生命延续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快乐。我喜欢他的一切。喜欢他夜晚睡在身边天使般纯净的表情，还有轻轻

均匀的呼吸。喜欢用手帕拭去从他发根注出来的细细密密的晶莹汗珠。昨晚，他回家临睡前在床上唱《祝你生日快乐》，用微信发给了我。回家路上，听得我心都化了。今天他又和同桌小女孩在课间用《新民晚报》般大的蓝色卡纸为我制作了祝福我生日的贺卡，一直保密到生日宴上才给我。晚宴快结束时，房间里再次响起他“祝你生日快乐”的稚嫩歌声。在和我一起吹灭蜡烛的瞬间，烛光映红了他的小脸。

对于未来的人生，我没有很高的要求。我的付出已经获得了我从未来想象的回报。几百条祝福的微信足以温暖我的心。我只是这块土地上13亿人中的一个普通人，资质中庸，无才无能，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还算用功。我感谢时代大家对我的如此厚爱。我的未来，一活着，二稍微健康地活着，三稍微开心地活着，四活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力帮助我身边比我困难很多的人。

卡贝尔桥边的过客

王奇伟

个手执小提琴，另一个支起大提琴，殷勤地为过往游客演奏莫扎特的名曲；附近山丘上的双尖顶霍夫教堂，不时传来一阵清越的钟声，钟声与琴声相伴，在光影变换的湖面悠然回荡，散发出魔幻般的色彩，使我恍若走入一条“时光隧道”。

也许，两百年前，叔本华也像我现在一样，坐在长椅上望着湖水发呆，那座简陋的木桥让他感受到“皇帝般的尊严”；也许，当我的目光掠过空水如烟的湖空时，不经意间竟与托尔斯泰的深邃目光相遇，这片湖水曾使他“全身蔓延着某种神秘的

小时候喜欢看关于我党地下斗争的影视剧，每每看到一些革命前辈与组织失去联系，犹如失群的孤雁，痛苦、无助、彷徨的时候，便会设身处地，为之掬同情之泪。想不到后来真的有了与组织“失联”的经历与感受，这个组织，便是上海诗词学会。

学会成立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那时我未到不惑，还算个青年教师。有次奉陈允吉先生之命，去上海教育学院参加一个研讨会，在会上认识了刘衍文先生。与衍文先生结识交往，永远是件愉快的事情。他的机敏有趣、率直童真，足以感动所有的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过他：“刘师衍文，学泽醇厚，为沪上学界之大家。好交友，又善提掖晚进。故其宅学子比

踵，门庭若市焉。余亦常过而受教，得益多矣。”有一次，衍文先生跟我说起，他与肖挺等人正在筹建上海诗词学会。过了不久，他跟我说，上海诗词学会正式成立了，由他出任秘书长，看他的兴奋劲儿，知道衍文先生是从没有当过官的。又过了不久，他郑重其事地拿出一张表格，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于是我便成了上海诗词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又过了不久，衍文先生邀我去晋见肖挺会长，那次会面的地点已忘，只记得是在一间小小的客厅里，三个人三杯咖啡。肖挺先生长得清癯，尤其是他的那双眼睛，特别的有神，一眼望去便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或许是衍文先生的话太多，相比之下他便显得有点寡言，但看得出来，他对我这个晚辈还是很

夜光杯



红果霜禽 (中国画) 王曦

传统中国画的题材，我最喜爱的是“竹”。若问最心仪哪几位画竹大家，我定会不假思索地列举那一串令我敬畏的名字：古有苏轼、文同、倪瓒、柯九思、郑板桥、石涛，近有蒲华、吴昌硕等。

之所以爱竹，是因为它的气节清正、雅而脱俗、淡而天真，实为做人之参照物；之所以推崇那几位画竹大家，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各呈性灵，画境超拔，绝非一般俗墨所能望其项背，有几位还是开宗立派的大家。

比如苏轼，他的画竹，苍劲雄迈，淋漓酣畅，实乃人格之活画、性情之流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清李景黄《似山竹谱》谓苏画云：“苏之下笔风雨，其气足也。”苏轼本人亦曾言道：“气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可见

焦虑”，以至于“想抱住她、紧紧地抱住她”；而错落交织在中世纪教堂塔楼、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邸宅之间的湖畔酒店，也许住过英格兰·褒曼、索菲亚·罗兰和奥黛丽·赫本等影坛巨星；还有尼采、歌德、雨果、司汤达、大仲马、瓦格纳、马克·吐温……这些历史名人无一不曾从卡贝尔桥上或桥边匆匆走过，他们是否拥有与我此刻相同的心情？

苏轼画风，以气韵见长，而“气韵生动”，正是谢赫“六法”中首要的一法。苏轼一生，磊落坦荡，无论时济还是运蹇，皆不改耿介随性之本色，故频遭小人陷害，后被贬于黄州，依然写出千古流传的赤壁巨制，开一代豪放词风。

倪瓒是“元季四大家”之一。他一生不入仕，过着丰富悠然的名士生活：“照夜风灯人独宿，对窗江雨鹤相依”。他的生活情趣，也就在赏字画、调音律、游山水、作丹青中显得格外超逸。他的画竹，只抒胸中逸气，萧爽清丽，不求形似而契于神似。虽意笔草草，兴之所至，却心手相通，自出机杼。其古淡疏朗，格调荒寒，以简胜繁的画风，被公认为逸品大家。如其所言：“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直哉？”

清代画坛巨擘、“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一生清贫，虽入仕途，然廉政爱民，体恤底层疾苦：“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的题画诗还写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的画竹瘦劲挺拔，高风亮节，毫无媚骨，是其高尚人格、悲悯情怀的艺术再现。一首《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传递的是他高贵的灵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

潇潇竹

喻军

2016年，由陈思和、周明全两位学者主编的《“70后”批评家文丛》（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精选了全国八位“70后”知名青年批评家的代表作，共计八卷，其中张莉的论文集颇具特色。张莉以她独特的审美尺度和价值体系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她通过文学批评来达到自我完善与自我教养的途径，进而获得一种成长的力量。

张莉熟悉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她没有“食洋不化”，陷入一种独断的、一元论的女性主义迷思。她对女性主义资源的运用完全是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她不把这一理论当作教条式的概念而任意地套用，而是将女性文学视作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从源头上思考女性写作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进而将这种思路延续下去来观照当下的女性写作。

张莉指出，尽管“五四”前后，女性作家获得了和男性同样的表达机会，但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妇女们面临的挑战和阻碍更多，她们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充满了困难与努力。也正因如此，冰心、庐隐、冯沅君在话语表达上的努力就更加值得肯定。张莉考察了新世纪十年来女性在文学与大众文化领域内的出场，肯定了她们将个人写作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勇气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与此同时也指出她对女性写作的期待：“写作者们如何能穿越生活的表象，传达整个社会与时代独有的疼痛和不安，如何在一个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书写出既有性别的洞见又有文学品质的作品，这是挑战，是难局，或许，也未曾不是一个契机。”

张莉着重探讨了70后作家“个人化”写作的问题。在她看来，任何人的写作都无法真正脱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无论有意或无意，我们的文字总会传达出我们与现实世界发生的种种关系。因此，那种关注社会的写作姿态，那种强烈的现实感正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应该传承和学习的。作为批评家张莉代表作的选集，它对当代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思潮的解读无一不透露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性，也为我们了解当代文学的动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也传递出自古以来有良知的士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特质。

清末海派大家蒲华，虽才华横溢，诗、书、画俱佳，但公认还是以画竹成就最高。此翁穷苦潦倒一生，青年丧妻，后来再娶，无儿无女，死后竟无一人相伴左右。蒲华年轻时有济世之志，但因性情所致，未能实现愿望。转而“彩笔铍锐其草莽中”，绘画便成了他的精神寄托。遭际如此，他却笑对人生，淡泊名利，甚而天真。他的《墓志铭》上说他“性简易，无所不可”；又说“年臻耄耋心婴儿”。他的画竹，章法奇特，笔墨苍润，不假修饰，如野鹤翔空。吴昌硕谓之“萧萧飒飒，如疾风振林，听之有声，思之成咏，其襟



怀洒落逾恒人也如斯”。同是画竹大家的宋代文同说过：“画竹还须八法通”，而这“八法”所蕴含的学识、功底、品格、修养既寓画内，又超乎画外。不注重读书和修身，就不可能有画境的超拔，窃以为竹之魂魄，可状人之风骨。它就那么一袭青衫，一派空灵之气，即使受着风的鞭打，依然刚直不阿；即便受着雨的剥蚀，仍能吐露清新。它已然化作水墨的精髓，撑开画轴的天地，奏响绿色的音律。可映心灵，可照灵魂，甚至是，人之一生最可宝贵的脊梁！

寻找组织

胡中行

我的表格。后来，衍文先生又告诉我，他不当秘书长了，个中原因他没设。可从此我便没有收到过组织的任何通知，彻底失联了。

一晃便是二十年，我的专业重点渐渐转移到了古诗词的研究与实践上。因为有了实践，便有了与同道们交流切磋的需要，也便有了寻找组织的

愿望。组织在身边，要找却也难。我只好通过在晚报上刊登诗歌来发出寻找组织的“信号”，果然，在发表了与邓婉莹的酬唱诗之后，收到了褚水敖会长的热情邀请，隆重接见。现在看来，当年的这两首诗对于寻找组织自有其非凡的意义，邓婉莹的诗题为《仲秋感遇兼寄吾师》：“中庭明月出清穹，秋气侵阶动草虫。快雨时晴四处净，乐禅偶悟六尘空。桃花不必怨流水，李树无由轻转蓬。满目浮云何所望？天涯尽处见征鸿。”我的答诗是：“羲和蔽日裂苍穹，又值深秋泣老虫。独立寒风搔白发，数飞幼鹤悟澄空。一心观照诗求律，百代因缘藕结蓬。我自拈花望四野，烟云生处有悲鸿。”

在重新填写了入会申请之

后，我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令人欣喜的是，我也因此认识了许多热爱诗词创作的同道挚友，大家酬唱应答，其乐也融融。

一晃又过了七八年，在与学会同生共长的过程中，感慨多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社团，没有编制，没有工资，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除了共同的兴趣爱聚，一把手的个人魅力便是至关重要的。在与水敖会长的交往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我有一首写水敖的诗：“水敖柔情柔似水，深得南华真三昧。主持诗界静无为，道法自然百事遂。”柔情似水，柔中寓刚；无为而治，治社有方。这就是我愿意为诗词学会这个团体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原因。

十日谈

风云诗会

明日请看《不尽长江滚滚流》。